

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大地》
被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献礼影片”



侯钰鑫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大地



侯钰鑫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大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侯钰鑫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765-237-3

I. 大… II. 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4028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08 000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引 子	惊蛰	1
第 一 章	立冬	6
第 二 章	小雪	19
第 三 章	大雪	26
第 四 章	冬至	36
第 五 章	小寒	45
第 六 章	大寒	57
第 七 章	立春	72
第 八 章	雨水	82
第 九 章	春分	94
第 十 章	清明	107
第十一章	谷雨	117
第十二章	立夏	131
第十三章	小满	145
第十四章	端午	157
第十五章	芒种	169

第十六章	夏至	185
第十七章	小暑	205
第十八章	大暑	219
第十九章	立秋	230
第二十章	处暑	244
第二十一章	七夕	254
第二十二章	白露	266
第二十三章	秋分	279
第二十四章	中秋	290
第二十五章	寒露	302
第二十六章	霜降	314
第二十七章	重阳	328
第二十八章	红雪	346
第二十九章	暖冬	361
第三十章	除夕	372
第三十一章	熏风	387
后记		401

公元 1988 年夏天,正当麦子成熟的季节,邳城县又迎来一个好年景。

无边无垠的麦田由绿转黄,渐渐幻化成灿灿金光,在五月骄阳下呈现一派诱人气象。和煦的暖风拂扬着浓浓麦香,那滋味如同嗅到启封的老酒,把人们的脑仁儿都熏醉了。

这时,一个人的死讯宛如云缝里一声炸雷,震动了太行山下这片广袤的土地,几十万曾饱经苦难和饥饿折磨的农民,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他送葬……

辽阔的地平线上横亘着一道高高隆起的沙丘,宛如偃伏的虬龙。在如今平坦苍茫的原野上,显得突兀而醒目。这道沙丘是当年治理盐碱时特意留下的旧貌,原本是让后人回首往事的,现在选作他的墓地,还是出自赵县长的建议:宇文老师喜欢这地方,盐碱岗堆上擦着他的脚印,躺在这里他心里踏实。这里地势稍高,他能瞅见咱,咱也能瞅见他。

那天,夜色还没褪尽,沙丘四周就涌动着黑黝黝的人群,乌沉沉的天空被悲痛的泪水打湿了,沉甸甸地压在人们的头顶上。

一条条蜿蜒的村路、田埂，全部被蜂拥而至的人群堵塞了。后来的人们只得沿着麦垄，踩着麦秆，铺天盖地滚滚而来……

他们或头缠孝布，或腰系白巾，或胸佩白花，皆眼含热泪，满脸悲情。他们或抬着筐箩，或扛着竹篮，或拉着架子车，或推着独轮车，盛满热腾腾的白馍、枣花糕、成摞的大烙饼，朝着那道沙丘默默涌动……

或许，没有多少人能亲眼目睹棺木下葬的情景，更没有多少人能够亲手往墓穴里捧撒一掬送别的沙土，但是，人们争相上前拥过去，无论如何也要表达一份发自内心的情意。

其实，沙丘上堆起的坟冢早已看不到了，一筐筐白馍堆成了一座硕大的“馍山”，而且还在不断地扩展、加高。后来者的馍筐实在堆不上去了，便绕着“馍山”摆放下来，宛如用白馍在田野里组合成一道道花环，一圈又一圈，一环套一环。朴实的农民尽情倾泻着对那个人的敬意，慷慨而又真诚。实诚的农民在广阔的天地间，用白馍组成一个触目惊心的凄婉世界，抚慰着一个大地赤子的寂寞灵魂……

那个人的照片安放在高高的馍山上，镶嵌着一帧黑木框子。他满头白发，满脸憔悴又满脸平静，嘴角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近视镜片后面似乎朦胧着一层淡淡的潮润，目光深情地望着前方，眷恋着这片难以割舍的热土，眷恋着那些与他朝夕相伴了十八年的父老乡亲……

接连数日，前来祭奠他的农民成群搭伙，络绎不绝，香烟袅袅，悲泣连连……

“宇文老师，你回来呀，俺离不开你呀！”

“宇文老师，你瞅瞅，俺全家都来送你了……”

“老宇啊，你走得太急，咱老碱滩今年又是个好收成，你尝尝今年的白馍吧……”

老年人哭哑了嗓子，年轻人哭肿了眼睛，女人们哭弯了腰

肢,人们一群群朝着馍山堆积的坟冢拜倒下来,好似田野里倒伏的庄稼……

风吹拂着纸钱,宛如漫天飞舞的彩蝶。

人群绕着馍山祭奠,那脉沙丘被踩得光滑而坚实,宛若信徒朝拜的灵山……

公元1989年7月,莫斯科富丽堂皇的科技大厦,悬挂着醒目的会标——“中国科技日·季风现象和黄淮海平原水盐运动规律”。大厅里座无虚席,有白发龙钟的学者,有神情优雅的专家,也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才俊。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开发计划署在此召开大会,开场白就是隆重颁发一项科技大奖。

白发持重的主持人用凝重的语调朗读颁奖词:

“季风气候是地球生成的自然现象,在季风气候条件下,降水量的多少,干湿季的分布,直接影响到大地土壤水盐运动的特征和规律。因为中国的科学家发现和掌握了这一规律,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使土壤的盐碱化、沙漠化得到治理,保证了中国的粮食产量达到稳产、高产,解决了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并为全球的土壤盐碱化治理提供了经验。这一发现是中国科学家对全人类作出的卓越贡献。为此,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开发计划署决定把这一特殊奖项颁发给历经艰险、勇于探索的中国科学家——宇文辉先生。”

掌声在大厅里轰然响起,久久不息。

然而,因为获奖者缺席,奖项没人认领。

会议主持人环视全场,神情陡然变得忧伤而惋惜,语调也变得沉痛而又令人窒息:“我不得不向诸位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宇文辉先生长期坚守在盐碱滩上,为了水盐运动的科学探索,积劳成疾,已经离开我们一年了……”

没有号召,没有倡议,大厅里的听众默然从座位上站立起

来，一排又一排，最后全场肃立，为这位中国科学家致哀……

由于接连发生的两件大事，宇文辉这个陌生的名字被推到公众面前，顿时引起媒体的极大关注，也在国际科技界引起强烈的议论。

议论的焦点集中在两点，其一，宇文辉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他的科学发现对人类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和贡献，但是他的名字在生前鲜为人知，为什么在死后也不曾被披露被报道？是他的这项成就没有受到重视和肯定，还是其中另有隐情？换一种说法，按照中国式的政治思维逻辑，他是否是一个有政治污点的人，以至于尽管他有惊天动地的发现，却依然被厚重的尘垢遮盖着，难以发出光芒，挥发出热量；其二，宇文辉的那篇科学论著《季风气候区水盐运动规律》是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公布的。他生前被聘为哥本哈根大学教授，但是，在中国他是个普通人。他的试验站在中国。他在华北地区邳城县一个叫邳头村的盐碱地里摸爬滚打了十八年，他的理论发现以及一整套综合措施，不仅使邳城县五百万亩盐碱地得到治理，而且在黄淮海区域广阔的农田上普遍推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宇文辉为什么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他的贡献为什么没有得到相应的褒奖呢？是他本人过于谦恭，不事张扬，还是中国式的夸大集体智慧，而忽视个性创造？或者另有别的因素？

科学发现和意外幻想是孪生兄弟，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曾屡见不鲜。

科学创造来自矢志不渝的艰苦探索，是科学史上的永恒定律。

因为这项科学大奖没人认领，引起联合国有关部门的特别重视，决定派员专程前往中国，寻访宇文辉，并对其科学发现进行调查和落实，呈报一份翔实的调查报告。

笔者的讲述,伴随这次寻访,试图擦开一层层厚重的历史尘埃,去探究这张被人模糊了的面孔,触摸他曾经怦然跳动的脉搏,还有他那留在盐碱滩上永不熄灭的灵魂……

第一章 立冬

一架波音 737 飞翔在海蓝色的天宇上，白色的云朵在周围飘游，忽而静止、忽而神奇般地变幻着形状，把浩瀚的天宇装点得无边无际。

这是一架国际航班，目的地：中国北京。

临着舷窗，坐着一位年轻的女人，穿着时尚，举止娴雅，看上去不过二十几岁。她始终戴着一副浅褐色的眼镜，一头如瀑的黑发遮住半边面孔，掩饰了许多真实和让人猜不透的神秘。

她一直文静地坐着，默默看书，听到空中小姐悦耳的广播，才动动身子把脸颊贴近舷窗，俯瞰着时隐时现的大地，微微抖动的肩胛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焦盼和期待。

她膝头摊放着一部厚重的英文专著，书名：《季风现象·黄淮海平原水盐运动规律及早涝盐碱的综合治理》，作者：宇文辉。

这是一部有关土壤研究的学术专著，具体说是一部研究土壤盐碱化、沙漠化形成原因以及治理措施、治理成果的研究报告。从头至尾都是客观的叙述，冷静的分析，理性的判断，文字

干板,充满学术气息。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夹杂着许多令外行人感到陌生的术语,不仅让人产生不了阅读快感,甚至晦涩难懂而让人掩卷作罢。还有一幅接一幅的图表,弯弯曲曲的线条纵横曲折,尽管有文字标明,有表现地层结构的,有体现地表状况的,有体现雨量分布的,有记录土壤盐量的……然而,外行人看来仍旧索然无味。

学术论文是科学家的理性表达。无论这个领域在科学家心中如何五彩纷呈,炫目神圣,又如何把他们的心灵搅得如痴如醉,让常人读来也如同天书,委实难解其中禅意天机。

但是,这个女人却读了一路,读得认真,读得专注,读得饶有兴味。甚至空中小姐送来点心饮料时,她都拂手谢绝,没有抬头,目光紧紧盯在书面上。

她或许是位学者,被论文中的观点深深吸引?

她或许深谙此道,从文中找到了需要的东西?

她或许与此书有关,对这部著作情有独钟?

从她不经意地伸出手指去擦拭眼角的细微动作,可以感到她从文字间察觉到什么敏感的细节,这些细节又在轻轻撬动着她紧锁的心门,叩击着她曾经有过又被努力忘却的历史记忆。

她终于读到最后一页,目光牢牢锁定在作者的签名上,注视良久,而后重重合上书页,将身子靠在座背上,轻轻合上了双眼。

这时,一幅似乎曾经目睹的画面,幻景般浮现在她的眼前——那是一片风沙弥漫的旷野,宇文辉蓬头垢面地追赶着、呼唤着,他披着件破旧的军大衣,骑着辆吱嘎作响的自行车,顶着风沙朝前方追赶着,狂风打着旋儿把他连人带车刮倒在地,他挣扎着爬起来,朝着前方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唤:“红——红——!等——等——!我——是——爸——爸——!”

沙尘浓重,把宇文辉的身影弥漫成一团迷离;狂风喧嚣,把宇文辉的呼喊撕裂成碎片。

她在夺命地朝前奔跑，跑得气喘吁吁，也不知跑出了多远，实在跑不动了，摔倒在一片沙丘后面。她胸中填满怒火，充满悲愤和委屈。她想骂，没有气力；她想哭，没有眼泪。她把身子蜷缩成一团，拱在沙丘后面，不久便被风沙掩埋了……

似乎过了很久很久，风稍稍停息了，天色也渐渐暗了，她才晃晃脑袋，从沙土里拱出头来。

蓦然，从旷野深处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吼喊，又好像隐约成调的野唱，如丝如缕，如泣如咽，细细听来，可以串缀成句子。她渐渐听懂了，那是奶奶曾经哼过的家乡小调：

一副巴掌十指指连，
十指指连着心肝肝，
日日月月那个一年年，
心肝肝天天都把儿呼唤……

一股浓浓的潮润模糊了她的镜片，她急忙把脸颊贴近舷窗，俯览着云朵飘飞的天空，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

然而，字文辉满面风霜的影像挥之不去，又一次浮现出来，他那声嘶力竭的呼唤在耳边久久回荡……

她的情绪再也难以平静下来，不由用心语喃喃问道：“告诉我，你在哪里？一个被盐碱风沙厚厚掩埋的人物，突然间登上了世界科学的殿堂，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你心中盛着的难道只有那个碱窝子？可是，这部沉重的科学论著，这个震惊世界的科学发现，既然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为什么宁可寂寞一生也不肯诉诸世人呢？这其中究竟隐含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隐情？是痛苦？是辛酸？是悲情还是怨情？是难以告人还是不可告人？时至今日，你留下的疑团还在困惑着世界，困惑着人类，也困惑着我。我能解开这个谜吗……”

空中小姐悦耳的广播打断了她的愁绪,机舱里的骚动中断了她沉重的遐思。飞机开始降落,北京就要到了。

她拖着行李箱,随着人流走出首都机场的到达大厅。发现有人举着接站的牌子,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便走上前去,招手示意。

接站的是位年轻小伙子,彬彬有礼地迎上来,说:“请问,您是凯茜小姐吧?我是华北农大校办秘书小齐,欢迎您的到来。史校长在学校恭候着您哪!”

小齐伸手接过行李箱,引导着把她上小轿车,踩动了油门朝大路上驶去。

她没有谦让,也没说话,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她坐在后排座位上,眼睛看着窗外风景,听着小齐一路热情的介绍,以轻轻的点头和简短的叹喟作为回应,心头浮起一层翻滚的涟漪。是啊,北京的变化太大了,变得陌生了。

机场高速路上车行得很快,不大工夫,轿车稳稳停在华北农大办公楼前的广场上。静谧的校园和喧嚣的市区俨然两种不同的氛围。

小齐替她拉开车门,她的脚步刚刚着地,还没顾上打量周围的环境,便有一个仪表堂堂、举止斯文、鬓发染霜却不显老态的人健步迎了上来,把一双热情的大手伸到她面前,发出的声音中气很足:

“欢迎你,凯茜小姐,一路辛苦了!我就是史超,恭候多时了!”

她略显几分慌乱,伸出手去,不由自主讲了中文,回答也显出有几分僵硬:“哦,谢谢您史校长。对不起,因为临时有点变故,延误了一天时间,让您久等了。”

史超注视着她,礼貌地说道:“这些情况,对方在电话中已

经作过解释。我没有理由苛求客人的行程安排,尽力为你开展工作提供协助和方便,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顿了一下,他又满脸笑意地说,“凯茜小姐,从你地道的京腔中,我猜想,你可能是个中国人。所以,有句古语你一定能听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情。”

凯茜微微一怔,又莞尔一笑,改用英语回答:“这不重要吧?正式认识一下,我叫 *Kathy, The Daily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记者,联合国粮农组织特派记者。”

史超突然笑出声来,率直地说:“我的判断不会错的,凯茜小姐,在自己的国土上,咱们还是用中文对话吧,这样显得亲切,也便于你和大家沟通和交流。”

凯茜稍稍迟疑,点了点头,改用普通话:“我此行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寻访宇文辉,对其科学发现进行调查落实,写出一份翔实的调查报告。您和他共同工作过,一起研究过同一项目,您不会让我空手而归吧?”

她的话使史超略显尴尬,稍稍沉默一下,慨然回答:“这个问题我已向委派你的机构作过简要回复,有关季风气候和黄淮海平原的水盐运动规律的发现,是在中国政府领导下的一项大规模的科研活动。成功属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荣誉归功于所有为之付出心血和汗水的科技人员。当然,在参与这项实践的数千名科学家中,宇文辉堪称最优秀的,得到联合国的科技大奖,他当之无愧!”

凯茜注视着史超的表情,轻轻点头,急迫地说:“哦,当然。不过,是也罢,否也罢,我的使命要求我对宇文辉格外感兴趣。您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吗?”

史超低下头,沉郁地说:“这是一个曲折而又漫长的故事,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楚的。为了那片土地,我们经历了几代人的奋斗和牺牲,换一种说法,如同打了一场科技战线上的淮海大

战！在那片土地上，埋藏着许许多多悲壮动人的故事。所以，我一个人的讲述是很难说明问题的，你还要去听很多参与者的叙述，才能把散落在盐碱滩上的珍珠收集起来，编缀成一串项链，也就自然把宇文辉的真相弄明白了！”

“好哇！那么，这串项链的第一颗珠子就从您这里串起吧！”凯茜显得活泼起来，眼珠在镜片后面闪着渴望的光芒。在史超的陪同下，迈步向办公楼拾级而上。

校长办公室，四壁书架，满堂书香。书桌上还堆放着各种公文，摞着厚厚的文件夹，使得这座房间里既有浓浓的学者风韵，又有几分官场气派。

房间很宽敞，一张巨大的书案紧靠落地窗，悬着纱幔，透出窗外的花影绿树，赏心悦目。书案对面环绕着半圈沙发，可以接待客人，也可以召开小型会议。墙上挂着一帧巨幅的中国地形图，足以显见主人的职业习惯以及对这方热土的情感。

凯茜被让到沙发上落座，小齐随即进来泡好茶，便默默退出。

史超习惯性地坐到靠背椅上，呷了口茶，蓦然意识到什么，旋即站起，端起茶杯坐在靠近凯茜的沙发上，礼貌地让了让茶。

凯茜回应地点点头，似乎没有任何察觉，自顾拿出录音机，轻轻按下了开启键。

史超放下茶杯，沉默了一阵，神情渐渐沉重起来，中气很足的话语变得低沉而又滞缓：

“你这种年龄，可能不太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思维和情感。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你可能更难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积淀在血液里的那种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他用深沉的目光看着凯茜，把话顿住，目光饱含着一种威严，一种压力，还有一种只能意会才能感觉的告诫。凯茜的目光

没有退缩，微微颌首，谦恭地说：

“或许吧，不过我会努力去理解，去探究。”

史超深深吸了口气，把手重重击在膝盖上：

“那时的中国，我指的是开展那场科研活动的时候，还没有从一场人为的大劫难中挣扎出来。学校被斗批散了，专家教授被赶进干校，被打成“牛鬼蛇神”，成为专政对象，科学和知识成了一堆臭狗屎！但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一刻也不曾忘记。当我和宇文辉、林浩、苗原、常河几个人刚从陕西干校回到北京，继续承担历史使命的行动，就在暗地里悄悄开始了……”

史超的讲述，在凯茜的眼前还原成当时的真实生活场景。仿佛来自某种感应，她竟然对那种场景毫不陌生，宛如历历在目。

当时的农大没有今天的恢弘和气派，几幢灰色的青砖楼房本是教学楼，却被造反派和工宣队占据了，成为他们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和专政的指挥部。只有那些执掌“红色政权”的人自由出入，“牛鬼蛇神”和“反动权威”们在接受审查时才被押进去，又被押出来。

原有的那些教室，因为长年失修，有的早已千疮百孔，有的仅存残垣断壁。原有的几幢家属楼，也因农大斗批散搬迁陕北，房子被人占用，侥幸赦还的一些教师早已失去往日的家园，只好挤在一些残颓的教室里和一间大仓库里，勉强遮风挡雨。

尽管如此，他们的一举一动仍然牢牢掌握在“红色政权”的手心之中，稍有越轨之举，便会遭受“无产阶级铁拳”的迎头痛击。

老校长范雄刚从陕北干校押送回来，传说是要结合进学校革委会的，却看不到一点有被解放的征兆。他和老伴被安顿在锅炉房旁边的一间斗室里，墙头用醒目的白石灰刷出一个巨大